

鬼地

段

荃

法

小

说

自

选

集

段荃法 著

中原农民



自序

这里选入的约 30 万字的小说,多是新时期以来的作品,以往的作品,只选入《“状元”搬妻》和《雪路》两篇,为的是让读者了解那个历史阶段我的创作状况以及我几十年来创作的整体面貌。作品分上、下两卷编排,上卷选入 4 个中篇,3 个短篇,总题“天棚趣话录系列”中的诸篇虽然也是可以独立的短篇,但考虑到它是一个完整的系列,而且语言、写法及作品面貌与其他作品不同,就单独作为下卷,编在了一起。“天棚趣话录系列”计初录 40 篇,遗录 10 篇,共 50 篇,我从中选了 29 篇。

所选作品一概保留原貌,只对个别篇章做了几处文字润色。

征得孙荪、余非两位评论家的同意,将他们的两篇文章作为跋文收入。两文剖析了我几十年来的整体创作,中肯,坦诚,知人论文,说长道短,无庸俗之捧,无武断之贬,对我新时期生活、文学创作的调整,是起了开启、推动作用的。

不能不说句感谢中原农民出版社的话。不是空话、套话,是由衷的话,当我写下这句话时,我想到了许多该社对我的创作切实的关心和具体的帮助。

1997 年 10 月 3 日

目 录

自序

上 卷 苦酒及其他

- 3 苦酒
49 杨老固事略
86 瓜园轶事
128 活宝
164 古道旁的小楼
177 “状元”搬妻
185 雪路
-

下 卷 天棚趣话录系列

- 195 毛毯
200 补助金
205 过河

- 210 仙槐
215 试心桥
220 风干肉
224 薛夫人
229 家事
234 恩人
240 洗衣女
246 田疯子坟
253 坝
258 鱼案
262 鬼地
268 老寨
274 笔墨官司
278 炒豆
282 鸟虫玉印
287 猴孩儿
290 葫芦驴儿
295 三义斋兴衰小史
302 小桃红
309 五柏冢
315 塌鼻子
320 热线
323 小窝
330 三户
335 灶王台

- 341 玄石
- 346 发现生活与找到自己(代跋一)
孙 荪 余 非
- 366 蕴藉精纯的艺术境界(代跋二)
余 非 孙 荪
- 371 附录:段荃法作品集目录

上 卷

苦酒及其他

苦 酒

苦酒明心——题记

—

一辆草绿色的北京牌吉普，出了桂平县城，一直向西驶去。新任县委书记葛晓文，要到野猪岭林场，去接他亲自挑选的副手梁立业。

两个月前，省委根据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情况，派检查组检查了桂平县的问题。检查组向省委汇报：原任县委书记李凡，长期以来欺上压下，特别是“四人帮”垮台以后，还继续耍两面派，捂盖子，保自己，生产破坏严重，群众怨声载道。省委书记听了，气得脸色铁青，“啪”地将铅笔丢在桌子上，说：“是哪个瞎眼的，挑中这样的人当县委书记，让桂平县人民跟着受罪？！”说罢，背起手，在屋子里急急踱起步来。报社副总编辑葛晓文“刷”地红了脸，低下头，停了好大一会儿，说：“李凡是我提拔起来的。”省委书记是新派来的，不了解这里的干部情况，听葛晓文一说，“嘎”地站住，转过身来，用询问的目光望着他。组织部长忙介绍说：“二十年前，晓文同志在桂平县当县委书记。”葛晓文小声补充说：“我调离桂平县的时候，建议上级党委，让李凡接替了我的职务。”省委书记随口问道：“桂平县那么多干部，你为什么就偏偏看中了李凡呢？”葛晓文说：“我觉得他听话，顺手，是个人才。所以……”不等他讲完，省委书记便挥了一下手，气愤地说：“什么人才？奴才，丧家之才！”他见葛晓文

两眼含泪，满脸通红，脖子上的大筋咚咚直跳，猛觉得不该在这样的场合对下级发这么大的火，便压了压冲动的情绪，慢步走到窗前，像是对葛晓文，又像是对自己说：“我们这些当领导的，总是喜欢奴才，不喜欢人才。也难怪呀，奴才说着听话，使着顺手。你要享受，他能使你吃喝穿戴应有尽有；你要荣誉，他能给你编造一套，让你四海扬名；你走路，他会给你抬轿牵马；你休息，他会给你捶背捏腰，一切使你舒服，一切使你称心。他有千条主意万条计，就是缺一条：为人民负责的精神。可人才呢？他只认真理，只认人民的利益，就是不认权势，地位。这么大个中国，到处都是藏龙卧虎之地，可惜多少年来，人才不香，奴才不臭，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能不倒霉吗？”省委书记越说越激愤，实在难以克制自己的情感，说到最后，竟挥动着拳头，对着窗外的树木花草吼叫起来。葛晓文虽然看不到他的面孔，但从他那有点嘶哑的声调里，和那微微颤抖的双肩上，完全可以猜得到，此时此刻，满头白发的省委书记，心情是多么的悲愤和痛苦。这天夜里，葛晓文失眠了，他思前想后，悔恨，难过，用被子蒙住头，悄声哭了。

省委研究决定，撤销李凡的职务，改组桂平县委。葛晓文找到省委书记，请求再回桂平县工作。省委书记笑问：“报纸工作也很重要，你怎么忽然想到要走哇？”葛晓文想说什么，但刚一动嘴，一股苦咸的东西流进喉管，他没有说话。省委书记这才意识到，由于他那次发火，使葛晓文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他递给他一支烟，用安慰的口吻说：“近一个时期，报纸虽然有缺点、错误，但办得比较生动活泼，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省委是满意的。至于你提拔李凡当县委书记，能接受过去的教训就好嘛。”葛晓文诚恳地说：“桂平县问题的处理，对我震动很大，使我有机会重新认识李凡，也重新认识我自己。还是让我回去赎赎过吧。”省委书记理解葛晓文的心情，考虑片刻，说：“你既然有这个想法，这个决心，也好，就再回到你的根据地打一仗吧。不过，我只给

你三年时间，桂平县治好了，我派人接你回来继续办报。”说罢，和善地笑了几声。葛晓文说：“我还有个要求，我要请梁立业当我的副手，担任县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忙问：“梁立业是谁？”葛晓文说：“是我在桂平县当书记的时候，错误处理下去的一个干部。”说罢，像做了错事的小孩子，低下头，等待挨一顿臭骂。哪知省委书记打量他一下，却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说：“最近，我接触过几个县委书记，他们谈的都是受迫害的光荣，干工作的成绩，把自己打扮得像一朵鲜花，敢于承认自己不是一贯正确者，你是第一位。你比他们都高明……”

葛晓文交代了报社的工作，到桂平县的第五天，便急着去接梁立业。他觉得，梁立业是老桂平，情况熟悉，又有才干，县委有他这把硬手同自己合作，再复杂的局面也是可以打开的。可是到了路上，他心里却又嘀咕起来了：若是梁立业发一通牢骚，甚至拍着桌子骂他一顿，出出长期憋在心头的闷气，这都好办，他思想有准备，先硬着头皮听，听完了就检讨，就赔情道歉，只要梁立业愿回县委工作，即使挨几个耳光也心甘情愿。若是梁立业怨气未消，对我不谅解，不信任，不愿同我合作，打官腔，巧应付，或者干脆来个小鬼不见面，只让他的妻子肖淑娴出面作周旋，我该如何办呢？

二

星转月移，二十年过去了，可是至今葛晓文还清楚地记得，他在1958年春天调来桂平县当书记时，偶遇梁立业的情景。

那是他到任的当天下午，县委召集全县中层领导干部，同新书记见面，请新书记讲话。葛晓文聪明能干，自参加工作以来，连续提拔，步步高升，三十多岁，就当县委书记，正是得意之时，加之这天天气晴朗，东风宜人，清静的县委大院里，不时传来几声鸟叫，因此，葛晓文的心情就格外好。他穿了一身新做的毛哔叽制服，围

了一条咖啡色暗格围巾，披着一件浅灰色斜纹布大衣，显得十分潇洒。在热烈的掌声中，他走进会议室，一一同大家握手，县委副书记跟随着，向葛晓文介绍每个人的姓名和职务。当走到梁立业面前时，他猛地一愣，紧紧握住他的双手，惊讶地问：“你怎么在这里呀？！”梁立业说：“干校一毕业，我就分配到这里工作了。”葛晓文问：“干啥？”副书记忙介绍说：“县委办公室主任，桂平县的大秀才。”梁立业说：“晓文知道我吃几个馍，喝几碗稀饭，你替我吹，他也不相信。”葛晓文说：“老同学，最把底，别人不吹我也清楚。”说罢，笑起来。大家一听，梁立业跟新来的县委书记是老同学，都好奇而羡慕地扭过头来看，梁立业却有点不好意思，顿时变红了脸，赶忙坐下，低头抽起烟来。

1948年，葛晓文、梁立业同在我党设在山区的一所干校学习，毕业以后，葛晓文分配到团地委，梁立业分配到桂平县，开始还通过几封信，后来因为工作忙，加之两人的工作性质不同，难得见一次面，就失去了联系。这次，地委派葛晓文来桂平县当书记，他虽然觉得是地委对他的信任和重用，心里很高兴，表示一定要把工作搞好，但也有几分担心，他早就听说，桂平是有名的落后县，人事关系也复杂，新来乍到，人地两生，耳聋眼瞎，该如何开展工作呢？因此，今天与担任县委办公室主任的老同学梁立业偶遇，就使得他特别高兴，当天晚上，便主动到梁立业家去了。

梁立业的妻子肖淑娴，在城关小学当教师，是个爽朗而又善良的女人。她见来了客人，把正在写作业的孩子赶进里屋，然后便忙着让坐，倒茶，递烟，待客人坐定以后，她微笑着说：“这位同志挺面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梁立业憨实地嘿嘿一笑，从墙上取下那个长方形的玻璃镜框，放在桌子上，指着写有“干校同学毕业留念”的照片说：“在这里见过吧。”肖淑娴低头看了一会儿，猛地指着其中的一个人说：“找到啦，找到啦。”她抬头望着葛晓文，亲热地说：“你是立业的老同学呀！”葛晓文拿过照片看了看，颇有感慨地说：

“立业在干校就是个挺重感情的人，多年啦，照片还保存得这么好。”肖淑娴瞟一眼丈夫，说：“人家当成宝贝似的，我俩的结婚照片都不让挂，要挂这一张。还经常念叨你们，给我讲你们在干校的时候，如何上山打柴，如何吃小米饭，如何脸红脖子粗地开生活会。”梁立业凝思片刻，深情地说：“这二年，我工作不顺心的时候，就特别留恋干校的生活，特别怀念干校的同学。那时候，无论领导，群众，同学之间，有话就说，有意见就提，哪怕争论起来拍桌子踢板凳，一会儿就又成了亲兄弟……”葛晓文关切地问：“这里同志间的关系有点不正常？”肖淑娴有点气愤地说：“1955年冬天，王书记要求半月完成小社并大社，实现高级合作化，立业在会上提了意见，整整挨了三天批评……”梁立业忙给她使了个眼色，说：“过去的事了，提那干啥！”肖淑娴白他一眼说：“你老同学又不是外人，我说说怕啥。”她转向葛晓文，又接着说：“受批评还不讲，那年搞运动，还要划他个‘右派分子’，幸好有几个常委替立业说好话，才免了一场大灾。你看，王书记的报复性有多大？！”葛晓文安慰梁立业说：“王书记已经调走啦，以后就展开劲干工作吧。”梁立业说：“前一时，我还给地委组织部写信，要求调出桂平县，你一来，调我走我也不走啦。”肖淑娴高兴地问：“你也调这儿工作啦？让立业给县委说说，你就留到县委办公室吧，老同学，好搁伙计。”梁立业忙拦住她的话头说：“晓文是咱们的县委书记。”肖淑娴一听，红着脸，格格笑起来，埋怨丈夫说：“看你这个人，也不先给我介绍介绍，多没礼貌。”葛晓文说：“老同学到一起，先把官帽取下来挂到墙上，越随便越好。”孩子听说是县委书记，将里屋门上的白布帘挑了个缝儿，探头探脑看稀罕，葛晓文见了，忙招了招手，说：“来，让我看看你。”孩子跑过来，就往葛晓文身上扑，肖淑娴照孩子的头上轻轻拍了一下，说：“真没礼貌，咋不问葛书记好！”孩子听话地立正站好，说：“葛书记好！”葛晓文把孩子拉进怀里，说：“以后不许叫书记，你爸爸比我大两岁，就叫葛叔叔。”

大家随便说笑一会儿，肖淑娴见他们有谈工作之意，便懂事地拉住孩子，回到里间。葛晓文说：“老同学，说句实话吧。别看我在中层干部会上讲话那么有劲，表态那么坚决，实际我心里捏着一把汗呢。几位书记都没把桂平搞好，灰溜溜地走了，我长着三头六臂？我那么能？我真担心，也会落得他们一样的下场。”梁立业认真地说：“我从土改就到了这个县，算不得老根，也算老户。都说桂平落后，是喂不胖的孩子，我却有不同的看法。第一任书记不错，以后来的就不行了，谁来都想标新立异，脱离实际搞花名堂，以显示自己高明，批评的话又听不进，咋能搞好？”葛晓文说：“立业，过去咱是老同学，像亲兄弟一样，现在又是新战友，多一层关系，就更亲了，以后你对我不要客气，工作上有不当地方，该说就说，该提就提。”梁立业见他说话如此诚恳、知心，颇为感动，笑着说：“我这个人你最摸底，没别的本事，就是爱挑个毛病，提个意见，到时候，你不让我说也得说，不让我提也得提。”葛晓文说：“对，就像当年在干校一样。”

两个人越说越热乎，一直说到深夜，肖淑娴端来两碗挂面汤，一盘菠菜炒鸡蛋，葛晓文毫不客气，端住碗就吃起来。肖淑娴说：“眼时弟妹还没调来，你就在我家吃饭。”葛晓文说：“机关有伙。”肖淑娴说：“一则大伙吃饭不方便，二则你们这些当领导的，下乡没定时，开会没定点，吃饭照时不照晌的，炊事员也嫌烦气。”梁立业说：“你咋没让罗玉蝉跟你一起来哩？”葛晓文顿时沉下了脸，停住筷子，说：“这二年，她尽给我找别扭。这样也好，各过各的，我反而能痛痛快快干几年工作。”肖淑娴说：“你既说立业比你大，我就是你嫂子，我得说你几句。自己的牙还咬自己的舌头，谁家两口子不生气哩。吵是吵，闹是闹，不能记仇。过两天，让立业去给你们调解调解。”葛晓文说：“立业别费事，感情破裂啦！”梁立业说：“我不信，那么严重？”

欢欢乐乐的重逢聚会，就这样不愉快地结束了。

三

第二天，地委正好通知各县办公室主任，去取紧急文件，梁立业便趁机去找罗玉蝉。

说起来，梁立业还是葛晓文、罗玉蝉的半拉介绍人哩。当初，二人经过一段热恋之后，罗玉蝉发现葛晓文有点爱虚荣，待人也不够诚恳，温度突然下降，葛晓文对罗玉蝉简直爱得入了迷，见对方态度有变，慌了手脚，四处求人帮忙说合，他听说梁立业在参加革命工作之前，当过罗玉蝉的小学教师，便写信求援，梁立业一片热心，专程从桂平县赶来，对自己的学生劝说一番，二人才结了婚。

梁立业见了罗玉蝉，谈了几句见面之言，便说：“晓文让我专程来接你，走吧！”罗玉蝉苦笑一下，说：“接我去绊他的腿、扎他的眼哩！”梁立业说：“宿舍又宽又大，收拾得干干净净，你不去，晓文自己住着有啥意思？”罗玉蝉挖苦地说：“人家现在是县委书记，你是他老同学，该关心关心，给他找个高级老婆，脸蛋看着顺眼，说话听着顺耳，我这粪堆边长的灰灰菜，花不花草不草的，往他那花瓶里一插，再好的地方也衬坏啦！”

那天晚上，葛晓文提到同玉蝉闹别扭的事，虽不便多问，但梁立业猜想：很可能是晓文工作忙，顾不上帮她搞点家务，有时下去调查，外出开会，十天半月不着家，玉蝉一人在家，买煤，买面，洗衣，做饭，还得照顾孩子，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忙得急头怪脑，见了晓文免不得会发脾气。据梁立业的观察，领导干部夫妻生气，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他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不过，丈夫脾气好的，见老婆脸色不好看，龇牙一笑，说几句软话，再擦桌子、扫地，献点小殷勤，老婆的气也就消了。玉蝉自尊心强，嘴又好说，晓文有点虚荣爱面子，不愿屈身说那句软话，自然是越吵越厉害，隔阂也就越来越大了。梁立业想到这里，认真地说：“玉蝉，我跟晓文、跟

你都是老熟人，说话轻重请担待，今天我得批评你几句。”罗玉蝉看他一眼，又微微低下头，表示她在仔细听着。梁立业说：“作为男同志，应该多体谅女同志的困难，主动干一些家务。作为女同志，也不能要求过分，要看具体情况。晓文聪明能干，进步很快，担子越来越重，责任越来越大，你应该为他高兴，搞好家务，支持他的工作，尽量不干扰他，更不能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找他的别扭。”罗玉蝉说：“梁老师，你不是不了解我，我过去啥样，现在还是啥样，我从来讨厌那号庸俗的女人。在机关，他是团地委书记，我是他手下的干事，为了给他争光争气，我拼死拼活地干，工作中从来没出过差错；在家里，我为了让他休息好，上班有精神，一桶水没让他提过，一个碗没让他刷过。我身体不好，工作、家务顾不过来，宁肯把我女儿小蝉送她姥姥家上学，也不愿拉他帮我择一棵青菜。可他……”她说不下去了，抽抽噎噎地哭起来，声调委屈而伤心。

葛晓文、罗玉蝉刚结婚时，两个人相处得十分和谐，工作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体贴，真可说是相亲相爱，天作之合。后来，葛晓文提拔为团地委的农青部长，新官上任三把火，决心干出个样子，让大家看看。恰在这时，多天不下雨，出现旱象，团省委号召农村青年，开展“打井抗旱月”活动，最后还要评比，葛晓文下到旱情严重的刘店，立即组织起一支青年突击队，吃住在田，大战一个月，打了三十五眼井，浇地三百七十亩。他从农村回来后，妻子玉蝉高兴地说：“你组织的刘店突击队，虽然没评上模范突击队，列到前五名，但也没出前十名，大伙说，你也算给团地委争光啦。”葛晓文问：“前五名是啥条件？”玉蝉说：“我刚从团省委送材料回来，听说前五名是打井四十眼以上，浇地四百亩以上，打井无事故，灌溉质量高。”葛晓文想了一会儿，叹口气说：“我报的数字太老实啦。我回来的时候，还有十眼井已经打了一米深，不是流沙碍事，早打成了。”他停了一会儿，突然又对妻子说：“其实，那十眼也该报上，加起来，就是四十五眼。玉蝉，我估计他们模范突击队还没最后定

下，你快给团省委挂个长途电话，就说报的数字你写错了，要求更正。”罗玉蝉说：“这样不合适吧？！”葛晓文急得红了脸，顿着脚说：“这有啥不合适？！我立即通知刘店突击队，让他们加派力量，日夜突击，等团省委的人下来检查评比，并就打成了。快挂电话吧，现在是争分夺秒的时候。”玉蝉拗不过他，只好打电话更改了数字。哪知刚传来刘店突击队评上模范的喜讯，刘店突击队长却跑来汇报说，因为只顾赶活，安全措施跟不上，流沙坍塌，压伤了两个青年，现在正在医院抢救。结果，团省委取消了刘店突击队的模范资格，还通报进行了批评。团地委年终总结工作，大家提到打井塌方事件，玉蝉好心地劝晓文：“塌方是你为了争荣誉，让人家赶任务造成的，我不谈，你主动谈出来，做个检讨，对你也好看，对大家也是教育。”葛晓文觉得，自己是刚提拔的部长，上任不久，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检讨错误，实在拉不开脸，结果就把责任推到了刘店突击队身上，自己只检查说：“思想麻痹大意，对他们教育不够。”玉蝉看不下去，当场把晓文先虚报数字，后强令人家赶任务的事讲了出来，并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出于夫妻间的温情，迁就了他，帮了他的倒忙。同志们严厉批评了葛晓文爱出风头的个人主义思想，他当场也痛心地做了检讨，但一回到家里，便同玉蝉闹起来，把装着结婚合影的玻璃框子都摔碎了，说她是有意“办他丢人”、“操了外心”。这是个开头。从此以后，葛晓文便常常无事生非，找她的岔子。特别使玉蝉受不了的，是外地熟人给玉蝉来信，他就偷偷拆开，看写信的人是男的还是女的，从中猜测玉蝉是不是暗地同别的男人挂上了钩。玉蝉的男同学来找玉蝉玩，他总是转弯抹角地盘问人家，在啥地方工作？结婚没有？找玉蝉有什么事？搞得人家非常难堪，再也不愿来找玉蝉了。葛晓文提拔为团地委书记以后，就更瞧不起玉蝉，曾闹过几次离婚，但他怕落下“官大职高，喜新厌旧”的名声，影响自己的前途，始终没有敢正式向组织提过，只是在家里无事找事，想把玉蝉的火拨起来，让她自己提。可是，偏有个

好打抱不平的地区妇联主任，给玉蝉出谋划策说：“地委一些领导，只看老葛聪明能干，就是不看他的缺点，不批评教育，不严格要求，一味地捧、捧、捧，我早看不下去了。他不提离婚，你就假装不知道，先熬他一年，熬熬他的傲气再说。”就这样，迁迁就就一直拖到现在。

.....

梁立业听了，知道罗玉蝉受了委屈，便劝她说：“孩子大了，轻易不要走离婚这条路，看我的面子，就再考验他一段时间。晓文这次到桂平，心情很好，抱负很大，决心干一番事业。环境能磨练人，能改变人，也许过上一段，他会突然明白过来，是他错了。”玉蝉没有吭声。梁立业又说：“在县里工作比不得地直，工作千头万绪，生活也比较艰苦，你不去，他一人单枪匹马，没人照顾，身体拖垮了，你心里也感到有愧。眼下，他身边正需要人手，你去好好照顾他，他的心就是块石头，也总会在感动之余，散点热气。你对他做到仁至义尽，他仍无动于衷，那时再离婚也不算迟。”罗玉蝉被说得心软了，只好跟梁立业去到桂平县。

梁立业先把玉蝉领到自己家，吃过饭，便打算把她送到葛晓文屋里去。梁立业的妻子肖淑娴上前拦住，说：“你去送和他来领，可差着一道劲哩。我去叫晓文，他既然当面承认过我是他嫂子，我就敢把他那书记撂到一边，拉拉扯扯就把正事办啦。”说罢，快步走到葛晓文住的小院，一进屋门，劈头就说：“好你个晓文呀，听说玉蝉来啦，你还纹丝不动，让住到我家，吃我的，喝我的，你又省钱，又省粮，一顿两顿可以，常住我可负担不起。走，还不快把你的人领回来呀！”边说，边上前拖住葛晓文的袖子，葛晓文只好跟她去了。

四

本来，葛晓文很器重梁立业，想依靠他在桂平县打开一个新的